

东庄西苑

鲁院春雪

□周蓬莱

3月16日，范稳约我到鲁院相聚，我立即把消息告诉了在京的同学西门，西门说聚一次不易，能再约两个外地同学吗？于是我打电话给顾坚，此时顾坚已经从扬州转站泰州，正在赶写一部长篇，拉他出来分心有些不忍。在电话中他操着一口兴化方言蠢蠢欲动，又略显迟疑。我理解一位处于激战犹酣状态的作者，就说你先好好干活吧。又想到内蒙诗人麦沙，一通电话打过去，老麦的声音还是那么有磁性，一点也没有草原“套马杆”烈性酒的气息。令我感动的是，老麦只说了一句话：明天订票。

这已经是自高研班结业后第4次返回鲁院了。我独自一人，一遍遍地重温着往日常走的路，仿佛脚下还残留着同学们走过的印记。两年过去了，像浓缩的高原普洱茶，时间愈久，对鲁院的感情愈加醇烈，梦里时常出现同学的身影。我思念着鲁院包括它周围的一切，比如门口的理发摊和拉面馆，丽景湾酒店南面的小河和桥栏。

2009年3月9日我们入学时，校园里的松枝上还有积雪，鸟雀在上面喧闹，门厅上方悬挂着欢迎新同学的条幅。那是一个不大的院落，位于朝阳区八里庄南里，院子里开满了迎春和连翘，还有几株高大的乔木。教室楼坐北朝南，一楼大厅的墙壁上有鲁迅、茅盾、郭沫

若、巴金等现代文学大师的浮雕。二楼是男生宿舍，我住206房间，东邻是云南作家范稳，西邻是广东诗人卢卫平。

那年春分，我们班举办了一个联欢晚会，同学们纷纷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唱歌、跳舞、诗朗诵。晚会刻录成光盘，人手一份，成为永远的纪念。在此后长达4个多月的时光中，每一天都像牛奶一样新鲜，如诗如歌。岁月倒流，日子似乎又回到了往昔，大家都变得很孩子气，唱歌跳舞成为日常，为一句话争论不休，人人认为自己手握真理。

甘肃的李学辉是一位文学圣徒，长期在边地荒漠耕耘着文学的绿洲。四个多月的学习时间里，他是惟一没有请假回家省亲的学员。结业不久，他寄来了长篇处女作《末代紧皮手》，被鲁院副院长施战军誉为是一部风格独特的“高妙之作”。

西门身上有一种“邪恶的聪明”，他有出色的语言表达力和天然的幽默感。结业后，以编剧见长的他又创作出新剧《我的三个母亲》，很快就在全国多个卫视播出。西门非常勤奋，目前他兼做制片人，并以每天一万字的速度创作电视剧剧本。此次在北京相见，看到他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只好把长长的头发扎起来，留起了小辫子。

对陈昌平的深入了解，是在鲁院结业以后。某一天，突然在同学

们的赠书中，发现了陈昌平的书，这让我有幸进入他的小说世界。他总是以审丑视角切入叙事，语言老到沉稳，叙述冷静克制，故事环环相扣，一步步地引领读者进入重重迷宫，那里有被欲念撕裂的人生。陈昌平说过一句话：“审美比审美更有力量。”我深以为然。

结业后，我们还经常联系着。每次来京，只要招呼一声，很多人呼啦一下就到了，外地的同学也纷纷打来电话。那一刻，枯燥的人生又生动起来，幸福的生活又加快了流动的频率。酒过三巡，我们会大叫：“金子，快唱首歌吧！”金子的脸上会泛起红晕，大睁着一双明眸，站起身自言自语：“唱什么呢？什么……”嗯，当然是那首《飞鸟和鱼》，这是她唱得最好的一首歌了，其音色与齐豫的原版不分伯仲。

在3月17日晚上，我们又听到了金子的歌声。当天深夜，北京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我被老范嘶哑的声音吵醒，大家齐聚楼下，到院子里打开了雪仗，身居昆明的老范有好几年没看到雪了，兴奋得像个孩子，甚至扑倒在雪地上说着醉话。大朵的春雪簌簌落地，很快就消融成水，而鲁院里的凉亭、植物和屋舍，都睁开了眼睛——我的脑海里涌出托马斯·特兰斯特默的诗句：奔腾，奔腾的流水轰响古老的催眠……

我就读的那届高研班，简称

永远的“鲁九”

□白丁

为期两个月的鲁院高研班生活结束了。“用一个月来相识，用一个月来分离，用一生来回忆”，江子临别时的诗朗诵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位在场的师生。

2008年10月31日，大家陆续离开了那个安静的小院，回到了各自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离开北京的列车上，我沉浸在别离的伤感中。从那一刻起，我就在想，如何在同学之间建立一种维系彼此感情的力量？我想到了博客。

一周后，鲁迅文学第九届高研班的博客正式开通，第一篇博文是《文艺报》刊登的“鲁九”开学的报道。我在博客中写到：“2008年金秋时节，我们相逢在北京，在严冬尚未临时匆匆分别。从此八里庄南里28号成为我们永久的美好回忆，从此不论在北国还是南疆，我们都彼此相望。”“鲁九”家园在相聚和

分离后诞生，在思念和追忆中续写着历史和未来。

我把大家的博客做了链接，并把地址发给许多同学，希望他们经常来“鲁九”博客看看。把大家的著作封面和发表的作品放在博客上，还制作了相册，同学的笑容都来这里一一展现。此外，我还选发了不少大家在校时学习、生活、娱乐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照片，看着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那一幕幕熟悉的场景，无不唤起大家对那段美好时光的追忆。于是，博客成了一个回眸的窗口、温馨的所在。

3年来，我时常更新这个博客，因为我知道，有许多“鲁九”的同学时不时地会来这里，把它作为大家相聚的另一种形式。我一有空就去同学的博客，看看他们又发表了什么大作，又出版了哪些著作，哪些

同学又在他乡相逢。有关同学的消息，都被我找来放在了博客上。

鲁迅文学高研班到现在已经办了17期，“从‘鲁六’开始，开博客已经成了鲁院同学的保留节目。一些高研班的博客相互做了链接，使更多的鲁院同学有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我不知道其他博客是如何经营的，“鲁九”博客由我一个人来打理。也许我应该发动大家一起经营这个博客，但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所以愿意代劳，只是希望大家能多多光临。同学们相聚时，总会提到我开“鲁九”博客的事儿，我心里大受安慰。我也常感动于同学们对“鲁九”博客的期待和好评，那些深情的留言让我感动。

李霞说，看到“鲁九”的任何消息，内心都流淌过离别前的酸楚，那特定的场景和氛围、特定的欢声笑语、特定的别扭与和解，始终带着无法降低的温度、无法稀释的甜蜜以及无法停止的怀念……

林世宾写到，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是感动，仿佛又和亲爱的同学们在一起，“鲁九”的生活又重浮脑海。这一刻，我又从日常中抽身出来，满怀祝福。朋友们，一切安好！

吕先富说，很享受在鲁院的课间时光，以及与同学们的挚情，那于我是很踏实的日子。

有一次，白描院长也来“鲁九”博客留言：哈，第一次来，你们这好热闹！以后有个常遛弯的地方了。想念大家！

眨眼间，“鲁九”博客3岁多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将博客名改成“永远的鲁九”。如果说在鲁迅文学度过的时光是梦一样的日子，那么，“鲁九”博客就是让梦延续的地方。

■ 我思我写

作家的头脑应该是清醒的

□李骏虎

从我立志写作到现在，我发现能写出大作品的作家都不大喜欢吭气，也不大爱宣扬他的理论，但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和人物形象却成为穿越时空的经典，他通过作品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和思想却影响了最广大的人群，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另一种作家却不一样，稍有经验就奉为至宝，好为人师，到处宣扬，却没有可以印证他“伟大理论”的作品贡献给读者。很不幸，我就属于这一种作家，至少目前来说，总是爱讲一些超越自己写作实际、带有严重的理想化烙印的话大。

我觉得自己在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否则就无法继续写下去。今年，我向省作协申请了一年的假，为了深入生活搞创作，更为了解解决这些问题，这许多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是我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另一个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作家。

我们对作家作品最基本的要求是文通字顺，这个不成问题。再高一级的要求是语言要有个性，要有美感和力量，这个似乎也不成问题。更高一级的要求是我们要具有掌控所操持的文体结构的能力，比

如长篇小说的谋篇布局要有结构之美，不能写成流水账，就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框架清晰又水乳交融。这个似乎也可以慢慢解决。

更高级的要求是立意或者说思想性，这是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传世价值的关键所在，这就很不容易做到了，因为假如你不是得天独厚靠着熟悉的水土或者所在人群集体先天形成的思想体系的话，你要想寻找到一种接近真理的对人类生活和精神产生影响的力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好在，我们可以退一步要求自己，那就是，我们可以训练自己通过对历史和当下、对一己和社会整体的比较，形成对客观世界的一个基本判断，并以这个判断作为一种参照物，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一种标尺。这样，我们在分析自己身处的时代和社会时，在面对自我和人群时，能够看得更为清楚，判断得更为准确，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摆脱盲目无力的状态。

就中国目前的文学创作来说，要求作家有一个清晰的头脑、作品有一个明晰的指向，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我希望自己能摆脱盲目

的、无力的、垃圾式的创作，用清晰的判断写出指向明确的作品来。作家未必要是政治家，但一定要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还要有极大的兴趣对人性和人的精神归宿进行探索和追问。具备这样素质的作家有很多，他们因此也写出了非常杰出的作品。可以说，作家自身的思想力量决定了作品所能产生的影响。而当代作家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格的矮化。只有人格高大的作家，才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

我在山西作协创作研究部工作，这几年尝试组织了很多的活动，让像我这样有着许多困惑的青年作家们有机会进行深入的交流，以解决在创作中遇到的种种困惑。

比如，很多作家只是靠自身的体验来写作，那么我们如何让对自身体验的表达上升到对人的共性体验即命运的高度？另外，一些作家作品喜欢表现底层甚至是极端生存困境中的人的命运，那么如何在表现的同时不拘于自身的精神高度，对作品里的人物体现出人性层面的关怀，同时通过作品传达出作者的精神指向和改良意图？

我们似乎把作家这个职业看

轻了，我们也把小说看轻了。那么至少我们应该做到，你给读者讲一个故事，首先你不能被自己绕糊涂了，你也不能添油加醋地讲完故事了，因为创作不是排泄，而是创造。而创作者的头脑应该是清醒的，思路是清晰的，指向是明确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史诗巨著，托尔斯泰的创作初衷是什么呢？作为一名作家，托尔斯泰始终在思想上探寻社会的出路。当时，整个俄国社会动荡不安，托尔斯泰试图用一部作品来塑造可以引领人民前进的革命者形象，于是他选择以他所崇敬和同情的十二月党人为原型。后来他说，他写《战争与和平》是为了表现那场由人民打赢的战争，是“努力写人民的历史”。

弄清楚创作意图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下笔之前要想清楚，为什么写这部作品。这似乎很简单，只能算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素质，却往往是我们最不具备或者最容易忽略的。因此，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就要努力去想清楚，到底要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这注定你最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 书海一瓢

长篇小说的别样表现

□鲁敏

我想推荐的是美国作家朱莉亚·格拉丝的小说《三个六月》。该书由刘殊翻译，2007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这是一个摆放无序的小书店偶然发现的书。长年的购买中，总会有各样的失手，但这一次，我真是得手了。

一年内我读了它两次，然后向

3位以上的朋友推荐。但大部分时候我对它沉默不言，因为这是一本纯粹把目光投向家庭与亲人的小说，非常适合私爱，也非常容易被忽视。

它选取了跨度约10年间的三个六月里所发生的事情，每一次的主人公与故事略有勾连但质地完

全不同，由此来交叉、互文，叙述这个苏格兰家庭和他们所爱的人的聚散离合。我尤其喜欢第二个六月的故事《端方正直》，其对于爱情（恰好是同性的）的描述，高明、贴切，分寸感高超，当然，还有讽刺与戏谑，接踵而至的不同意象。

关于长篇的定位，资深的读

■ 桃李天下

鲁若迪基

在“雷锋——道德的丰碑”全国诗歌大赛中获奖。本次诗歌大赛由光明日报社、中共抚顺市委、抚顺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旨在以诗歌的形式来纪念雷锋、弘扬雷锋精神。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研班学员鲁若迪基以诗作《我总想起一个叫雷锋的人》获二等奖。



谈到这次获奖，鲁若迪基说：“我小时候是听着雷锋的故事、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长大的。现在，我是怀着朝圣的心，踏上抚顺这块宝地，接受着雷锋精神的教育和洗礼。这是一件让人心情澎湃的事情。雷锋精神是一种正义的、善良的、爱国的精神，雷锋的爱是无私奉献的大爱。”

曹明霞

中篇小说《婚姻规则》近日荣列“河北首届小说排行榜”，本次排行榜共评出河北省2011年度优秀小说10部。曹明霞是鲁迅文学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此前不久她还获河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中篇小说《婚姻规则》发表于《中国作家》2011年

第11期。在作品中，曹明霞延续了她一贯的精神诉求及叙述风格，同时也进行了新的尝试与探索。她试图用一种比较优雅的笔调来讲述男女之间的故事，从而寻找两性跨越障碍、建立和谐关系的可能。这种努力使得她的创作呈现出了以往少见的轻松与温馨。读者可以看到作者旺盛的创造力和崭新的创作前景。

鲍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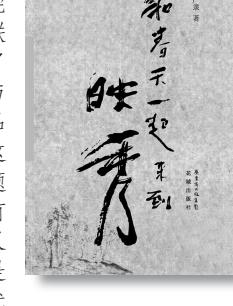
随笔集《穿着拖鞋去旅行》近日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鲍贝是鲁迅文学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自2000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出版了长篇小说《伤口》《爱是自由缠绵》《撕夜》《你是我的人质》、散文集《轻轻一想就碰到了天堂》《悦读江南女》等。



鲍贝目前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热爱读书和行走，喜欢人在旅途的感觉。该随笔集收集了作者在大江南北以及全国各地行走途中所写下的文字，有美景描绘，有风情记录，有奇闻异见，但更多的是对人性和人生的感悟。整部书内容丰富，文字轻灵风快，意韵悠长。

郭严隶

是鲁迅文学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纪实散文《和春天一起来到映秀》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是“2011年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作品。全书材料翔实，细节丰富，情感细腻饱满，思想深邃，多角度、全景式记录了自汶川地震爆发到灾区重建新生的全过程。



日前，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花城出版社、东莞市文联、东莞市文学院联合在东莞为这本书举办了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与会者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认为这一部以重大社会事件为题材的长篇纪实散文，既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又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是一部具有多重创新性的优秀作品。

吕铮

长篇小说《仁警察》近日由金盾出版社出版。吕铮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这部小说完成于他在鲁院学习期间。从大学毕业至今，吕铮在警界摸爬滚打了12年，有欢乐有辛酸，有寂寞有彷徨。正是出于对警察职业深沉的爱，他在小说中向读者袒露如此残酷的真实。



小说重点塑造了章鹏、那海涛、林楠这三个生活环境和性格特点差异很大的警察形象，并以此为向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警察群体。小说的这些人物，并非都是“高大全”，他们具有普通人的毛病和瑕疵，但在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即使面对尖刀他们也无所畏惧。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警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吕翼

短篇小说集《风过杨树林》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吕翼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土脉》，中短篇小说集《灵魂游荡村庄》《割不断的苦藤》《别惊飞了鸟》和散文集《雨滴鸟蒙》等，是昭通作家群和云南省青年作家代表之一。



该小说集收入了吕翼

近期创作的《行走的秩序》《孝子》《你的爹，我的儿》等13篇短篇小说。吕翼是从基层一步步走出来的作家，他的作品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并带着七彩云南的丰富色彩，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魔幻情调。此外，吕翼有着良好的艺术感觉，在处理题材、人物、语言等方面都体现出耐人寻味的意味。

蔡勋

是鲁迅文学院江作班学员，其小说《锄山鼓》近日由中林业出版社出版。该作品以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为主题，以生态优美、人文繁盛的赣北山区为背景，着力表现时代巨变、城乡和谐、农村新貌等社会图景。小说以江西武宁县获得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锄山鼓”（打鼓歌）为书名，象征“林权改革”的号角，唤醒了山区。“锄山鼓”的悠



久历史和优美唱腔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因而小说也成为一部集民风、民俗、民情于一体的地域文化读本。小说《锄山鼓》人物个性鲜明、命运各异，亲情中有怨尤，对立中有理解，合作中有分歧，符合农村生活实际，符合中国文化审美心理。在语言上，作者着力描摹赣鄱地区通俗、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风格，为该作品增添了亮色。

